

望岳文库
● 文学史系列

臧克家论

章亚昕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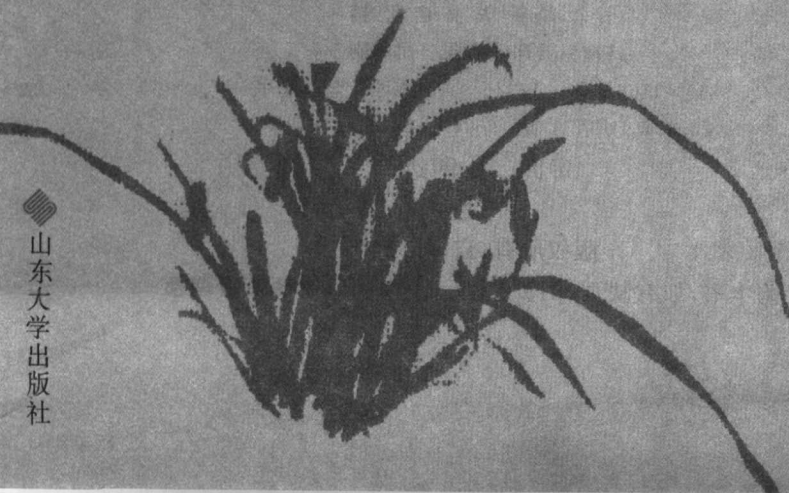
望岳文库
● 文学史系列

臧克家论



章亚昕 著

◆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臧克家论/章亚昕著. —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6. 4

(望岳文库)

ISBN 7-5607-3154-6

I. 臧...

II. 章...

III. ①臧克家(1905~2004)——生平事迹 ②臧克家(1905~
2004)——诗歌——文学评论

IV. ①K825.6 ②I207.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27009 号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 邮政编码: 250100)

山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济南景升印业有限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10 印张 250 千字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生活·思想·个性·····	(1)
第一节 琴心剑胆唱中华·····	(1)
第二节 现实主义的诗歌艺术观 ·····	(14)
第二章 艺术个性的诸要素探析 ·····	(35)
第一节 《烙印》与《死水》的比较 ——艺术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	(35)
第二节 博大雄健与绵密劲爽 ——审美理想与艺术个性 ·····	(49)
第三节 批判现实主义的诗歌艺术 ——创作方法与艺术个性 ·····	(65)
第四节 由冲淡情调到朴素风格 ——艺术个性的演变趋势 ·····	(86)
第五节 艺术个性与抒情主人公的形象·····	(101)

第三章 心灵的历程与诗的道路	
——艺术个性发展史论·····	(116)
第一节 残虹入梦剑器吟·····	(117)
第二节 扬鞭战地写风云·····	(134)
第三节 一点寒星凝诗魂·····	(153)
第四节 春来老树枝叶新·····	(172)
第四章 诗歌艺术技巧论·····	(191)
第一节 抒情技巧·····	(193)
第二节 叙事技巧·····	(216)
第三节 讽刺技巧·····	(231)
第四节 校园写作 战地写作 当代写作·····	(245)
第五章 风格论·····	(259)
第六章 艾青、田间、臧克家合论·····	(291)
第七章 百年新诗与世纪诗翁·····	(302)
第一节 百年新诗的美学格调·····	(302)
第二节 世纪诗翁的艺术追求·····	(308)
后 记·····	(312)

第一章 生活·思想·个性

第一节 琴心剑胆唱中华

诗人像一棵树，生活就是他的土壤。日复一日，生活的甘苦渗透了树木的年轮，结出各式各样的艺术果实。在诗人臧克家的作品中，有悲剧也有喜剧，但是它们大都保持了生活的本来面目。让我们溯源而上，去回顾他的生活道路，看一看岁月是如何铸成了这样一个如此独特的艺术个体。

—

一个悲剧型的生命，成为诗人创作道路的起点。

臧克家是一位诗人，他的经历却富有戏剧性，他曾经遭遇了许多旧时代的悲剧。在建国前的四十多年里，他就像自己笔下的“老马”，沉重地背负着盛暑严寒；又如同自己笔下的“难民”，孤独地漂泊在塞北江南……凄凉的心境，逐渐熔铸出悲剧性的自我意识；同时，坎坷的经历，也慢慢培养出敏感、深沉而且倔强的个性。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个性，深刻的人生感触，促使诗人发出沉郁的歌声；而广博的社会阅历，更造成诗人一种对于叙事的偏爱。这

一切,最终都转化为臧克家诗篇中的曼妙琴声,铮铮剑鸣……由此可见,诗人创作的奥秘,首先就来自个人的悲剧性命运遭际之中。

从小,臧克家便颇多人生的悲剧性体验。1905年,他出生在山东诸城的一个地主家庭里,由于祖父、父亲参加反清斗争失利,诗人刚刚八岁时,母亲就由于惊吓而去世了。由于身患肝病,父亲也仅仅活了三十四岁。家人的惨死给诗人年幼的心灵打上了深刻的烙印。与此同时,贫苦农民吃糠咽菜、当牛做马的悲惨生活,也引发诗人深切的同情……在自传体叙事长诗《自己的写照》里,诗人曾经这样叙述自己在少年时代的生活感受:

我看得真多呢,我看见生活的圈子

在每个穷人的颈上缩小,

“人生不是一条坦荡的大路”,

从此我的脸上蒙上了严肃!

然而,诗人并非没有经历过“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创作历程。臧克家生长于书香门第,祖父、父亲都雅爱词章,诗人从小就受到古典文学的熏陶。在优美典雅的唐诗宋词里,孕育着臧克家最初的“诗的根芽”。

到了中学时期,臧克家阅读了郭沫若、冯至、汪静之等诗人的白话诗作品。他尤其喜爱郭沫若的《瓶》,还曾经从杂志上将郭沫若的照片剪下,贴在案头上面,并且题字:“沫若先生,我祝你永远不死!”

在郭沫若等新诗人的作品的影响下,在叔辈诗友“一石”和“双清居士”创作活动的诱导下,臧克家写出了自己的早期作品:

秋千架下

拥积着玲珑的少女;

但是,多少已被春风吹去了。

细心体会诗意,叹息中确实不乏青春期中常见的淡淡哀愁,但是,这种体验还是比较肤浅的。事实上,这时的诗人对于艺术并无

定见,对于悲苦人生的理解也还不够深刻。只有当他经过历史大潮的淘洗,亲身“识尽愁滋味”以后,才能够把凄凉的人情世态熔铸为悲剧性的诗歌作品。

其实,这是大时代诗人的共同命运。臧克家正走在这条道路上。他来到济南,在省立第一师范读书,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影响。出于对北洋军阀反动高压政策的愤懑,1926年秋天他千里南下,去武汉报考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这个满怀浪漫激情的青年,在写信与祖父辞行时,热血沸腾地说道:“此信达时,孙已成万里外人矣。”这时,一种类似“关山度若飞”的豪情胜慨,正荡漾在诗人心头!

在诗人心目中,武汉是“光明的结穴处”,它与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北国大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亲眼看见工农革命运动的高涨,亲眼看见汉口英租界的收回,臧克家的心是何等激动啊!那支北伐誓师的队伍,那面“民众武力”的大旗,让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深刻记忆。这些记忆点燃了诗人灵魂深处的理想之光。

这理想之光始终照耀着一片诗心,几十个春秋,无数次劫难,都没有熄灭理想的光辉——“生活就是一篇伟大的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高潮中,臧克家终于捕捉到了时代的诗意。时代的诗意构成诗人诗歌艺术的灵魂。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学习生活是紧张而且艰苦的。各式各样的政治课,严格的军事训练,风雨中的早操,烈日下的演习,夜间的执勤、整理内务……对于一个文化青年来说,真可以说是“可怕的平凡与琐碎”!但是,信念却给人以力量。诗人在紧张中,感受到生命的充实;同时在艰苦中,体会到生活的甜蜜。正是这种充实感和甜蜜感,给了臧克家一把衡量社会与人生的尺子。用它衡量社会,可以比较出时代的光明与黑暗;用它衡量人生,可以判断出生活的意义与价值……就这样,诗人将生命的根须扎进了生活的深处。

1927年春天,蒋介石背叛了革命,总政治部主任郭沫若向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同学们宣布:“现在北伐军的总司令部,已经变成屠杀人民的屠场了!”国民党右翼学生纷纷潜离学校,逃往南京。臧克家满怀义愤,参加了追捕右倾分子的行动。天边的乌云渐渐压向了武汉,夏斗寅叛变了。为了讨伐夏斗寅,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和学兵团,在5月下旬合编为中央独立师。在保卫大革命的根据地——武汉的斗争中,臧克家英勇地投入了战斗。万万没有想到,作战四十天后,他们胜利归来,武汉的光明却已经如同彗星一般逝去了。汪精卫布下了陷阱,张发奎下了革命战士的枪。于是,大革命失败的历史悲剧为臧克家揭开了自己千里漂泊的凄凉生涯的序幕。

诗人沿江而下,经过上海,返回山东。一路上,人地生疏,食宿两难,他忧心如焚,提心吊胆。臧克家的身心不堪激愤与疲惫的双重折磨,刚到上海不久,就病倒了。回到家乡以后,诗人又险些被反动军警逮捕,他只好远走高飞,逃亡关东。他先到沈阳,后去依兰(此地又名三姓),悲凉的心境、感伤的情怀始终陪伴着诗人。他隐姓埋名,在地方审判厅当了一名录事,却成天要听法官对革命党的咒骂。到了中秋之夜,北国已经雪花飘飘,诗人的身上还穿着单衣,孤独地遥望南天。他该是多么地思念远方的亲友,又是何等地怀念那南国的太阳啊!离家越远的时候,心灵离诗反而越近。

经历了战斗与磨难,生活给昔日的浪漫青年换上了一双“最严肃的眼睛”。他那悲凉的身世之感与大革命失败后沉痛的现实感受融为一体,与凄风苦雨中民族命运的感悟融为一体,造就了其情感的深刻性。在感伤的情绪背后,蕴涵着一种革命民主主义的社会理想;在黑暗的历史氛围里,他抓住了大时代现实美的特征。

把现实美特征和艺术美规律熔铸在一起,诗人就可以得心应手地从事诗美的创造。臧克家返回山东之后,于1930年夏天考入了国立青岛大学(不久,更名为山东大学)。他受业于闻一多先生,

学习新月派格律诗的创作技巧,同时借鉴古典诗词、西洋诗歌和民歌艺术,从而形成了自己朴素、真实、含蓄、精炼的艺术风格。

臧克家的诗具有强烈的悲剧氛围,这与诗人的自我意识大有关系。诗人曾经说过,自己是“一个滋生成长在不同时代气流里的悲剧型的生命”^①,这种身世之感造成了诗歌艺术的悲凉风格。对于下层人民的苦难,诗人有着强烈的同情;对于他们的斗争勇气或者失望情绪,诗人也有深切的体会。在构思的过程中,那些在暗夜里发生的可悲事件又经常和诗人自己的沉痛经验相互交错,“叫苦痛迫着,严冬深宵不成眠,一个人咬着牙齿在冷落的院子里,在吼叫的寒风下,一句句,一字字地磨出来的,压榨出来的”^②,一首不长的诗往往要经年累月地推敲……这推敲是艺术的雕琢过程,也是艺术家的成长过程。

事实上,苦吟的过程,也就是诗人对于磨难进行再体验的过程。旧时代的苦水,终于在诗人之树上凝结成了第一批果实。

二

十年磨一剑,可以说是臧克家创作道路上的重要特点。

大革命失败后,诗歌是臧克家精神的寄托,也是他最后的武器。就像他在《匕首颂》里所说的那样,它使诗人“梦里的天空,掣起来一道长虹”;也像他在《壮士心》里面所提到的,它寄托着诗人对于“举起剑来嘶喊”的战斗的向往。如何磨砺手中的白刃呢?臧克家曾经严肃地考虑过这个问题,最后的结论是:“一个诗人到了人格放了光的那一天,便是伟大来临的一天,不消说,光是由生活

^① 臧克家:《十年诗选·序》,载《臧克家文集》第一卷,山东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590页。

^② 臧克家:《我的诗生活》,载《臧克家文集》第四卷,山东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554页。

磨出来的。”^①于是，在生活中自觉地磨砺自己，就成为诗人创作道路上的一个显著特色。

抗日战争爆发后，臧克家在前方战地整整生活了五年。他要在烽火中锤炼自己的诗歌风格。于是，诗人的战地写作风格，明显不同于昔日的校园写作风格。

臧克家在徐州参加了第五战区青年军团，他游历了台儿庄战场，创作了报告文学集《津浦北线血战记》——叙事性因素开始在创作中得到强化。在潢川，他们十四人组建了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团。文化工作团到河南、湖北、安徽各地的乡镇镇进行战地宣传。人民的抗敌热情，自然地融会进诗人的爱国主义诗篇。当文化工作团乘火车奔赴前线时，在郑州车站听见了豫丰纱厂工人子弟小学充满感染力的救亡歌声。黄昏中，孩子们的歌声就像一团火，燃烧着每一个人的心。大家情不自禁地跑出车厢，一起放声歌唱。于是，“救亡的情感像沸水”，化作了“狂风暴雨的合奏”。悲壮的情怀激动着诗人的心，促使他振笔直书，一气呵成，写下了《伟大的交响》这首奔放的长诗。这首诗标志着诗人的抒情风格正在向悲壮的方向发展。悲壮性，属于战地写作留下的风格印记。

随着形势与心境的变化，臧克家诗歌的风格也处于发展的过程中。他的作品，有一些偏于悲，有一些偏于壮，最终的决定性因素还是生活。诗人参加了随枣战役，也曾经远征过大别山，对于敌人的残暴、政府的腐败和人民的苦难，有着刻骨铭心的体验。走马战地，他寻觅到多少诗啊！要不是在信阳前线，深入采访刚刚起义过来的影子文部队，诗人绝对不敢写叙事诗《向祖国》；要不是亲身经历一决千里的黄泛区，要不是亲眼看见那些在界首镇堆积如山的走私日货，诗人也决不会在长诗《淮上吟》里面，如此明快地陈述

^① 臧克家：《新诗答问》，载《臧克家文集》第六卷，山东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4页。

灾民的苦难,并且对大官卖国、奸商发财的腐败现象,进行一针见血的揭露。

1940年,在诗人住着的村子里,有一位年近古稀的老婆婆。她的丈夫是佃农,被日本人的飞机炸死了;她的儿子在三年前被拉去当兵,家里只剩下自己孤零零的一个人。每当村旁的招待所住进了伤兵,她都要去询问他们的身世。她的举动,引起了诗人的注意。一次,有两个重伤员去世了,老婆婆又一瘸一拐地走来,问道:“不打仗不好吗?为什么要打仗?”

战士们回答说:“为什么打仗?你去问日本鬼子!”

“难道我们就不能把它打走?叫它不再发狂?”

“齐心协力,一起上战场,就能打走鬼子,过上安定和平的生活。”

一番话带来了新的希望,老人仰起头,怀着新的信念,遥望着天边……诗人被深深感动了,在《老嫗与士兵》这首诗里,他记录了人民对于战争的理解;同时,诗中也留下了一缕战地农民的淡淡忧伤。在《家书》《他回来了》等诗篇里,也同样若明若暗地飘动着这种忧伤的薄雾。这表现了诗人的悲哀情绪,不但包含了对于战乱中不幸者的无限同情,也包含了诗人对于民族命运和个人未来的忧患意识。随着国民党反动派假抗战真反共的面目日益暴露,这种忧患意识也就变得一天比一天更加强烈了。

在蒋介石掀起反共高潮以后,战区进步文人的活动变得越来越困难。1939年秋天,李宗仁解散了战区文化工作团。诗人去三十军参加抗战活动,又遭到孙连仲的干预。1941年夏天,他到三十一集团军的“卅一出版社”工作,由于出版社的期刊《大地文丛》宣传马列主义,汤恩伯大为光火,臧克家也差点被逮捕。到后来,在战区实在是呆不下去了。诗人万般无奈,于1942年8月去了重庆。这段时间,他心头的愤懑是难以表达的。例如,在其诗作《春鸟》中,抒情主人公说,鸟儿尚且在春风中欢快地唱着“生命的歌”,

他自己却是“喉头上锁着链子”！口头上是沉默的，心里头却有怒火在燃烧。是的，地下的岩浆迟早是要喷出火山口的。愤怒之火，正在冶炼诗歌的白刃，心头的怒火愈烈，铸出来的青锋也就愈加锋利——这柄利剑就是臧克家的政治讽刺诗。诗人举起了它，用它控诉黑暗，他要直接“刺向黑暗的‘黑心’”。

战时的重庆是“少见太阳多见雾”。一踏上重庆的土地，诗人就感觉到强烈的窒息。达官贵人的流线型汽车，时髦人物的西装革履，与他所穿着的汗迹斑斑的粗布军服，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这就是“战时首都”吗？臧克家感到，“我，像一个叫花子误失闯入了天国”。在《崎岖的道路》这首诗里面，抒情主人公发出了悲慨的长叹：“什么对我都是陌生，这里的道路是这样崎岖呵。”他想到了那些奋战在炮火硝烟中的士兵以及千千万万忍饥耐寒的人民群众。他感觉心焦、气闷！于是，政治讽刺诗锐利的锋芒，就被诗人对准了这个腐朽的世界：

大腹便便的商人，满街上晾肚子，

像怀了孕；是怀了孕——

怀着一个别人的“国难”，

怀着个黄金婴孩，

屁股一掀，就可以下来，

说不定还是一产三胎。^①

臧克家写政治讽刺诗是冒着风险的。诗人日夜提防着国民党特务的报复。1945年秋天的一个晚上，一大群人向他家蜂拥而来：“诗人！诗人！赶快起来！”只见军用特大电筒一闪又一闪，发出炫目的光柱。臧克家大吃一惊，穿过后门沿着山路一夜狂奔。天亮后，他才知道原来是抗日战争胜利了！房东的孩子说：“啥人

^① 臧克家：《才一年》，载《臧克家文集》第一卷，山东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538页。

来得早，臧先生吓得跑。”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诗人的危机感，真是一出夹在小喜剧中的大悲剧——在欢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之夜，诗人却要防备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魔手！不久，毛主席飞到重庆和谈。臧克家兴奋地见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同志，并且激动地写出了《毛泽东，你是一颗大星》：

从你的声音里，
我们听出了一个新中国，
从你的目光里，
我们看到了一道大光明。

雾都中的阳光弥足珍贵，阅读《新华日报》，与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进步朋友往来，早就是诗人的精神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了。有爱就有憎，诗人的思想日趋成熟，他形成了自己的“星星主义”——一种形象的民主主义信念：人民，就是暗夜里明亮的星群，只要他们汇聚起来，就会创造出一个灿烂辉煌的明天！惟其如此，谁有一分热，他就应该发一分光。为了明天，诗人笔不停挥。臧克家说：“我想，在今天，不会再有诗人怕‘政治’玷污了他的诗句吧。我觉得，在今天，不但要求诗要带政治讽刺性，还要进一步要求政治讽刺诗。因为，在光明与黑暗交界的当口，光明越见光明，而黑暗也就越显得黑暗。这不就是说，在今天，环境已为政治讽刺诗布置好了再好不过的产床了吗？”^①在《你们》这首诗里，面对着反动统治者，他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创作态度：“我要把我的诗句当刀子，去剖开你们的胸膛。”臧克家的政治讽刺诗集《生命的零度》和《宝贝儿》，显示了诗人反抗专制的斗争实绩。

^① 臧克家：《刺向黑暗的“黑心”》，载《克家论诗》，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49页。

三

天亮了，诗人发出艳阳天下的歌唱。

是的，“长夜漫漫终有明”。建国后，诗人犹如艳阳天下的“春鸟”，伴着春风，发出了清新自然的欢快歌唱。抚今追昔，个人的身世感与民族的命运感紧密地融合为一体。诗人精心地从中抽绎着诗意的脉络，踏上了创作道路的新阶段。

1949年11月1日，臧克家瞻仰了北京城里的鲁迅先生故居。他看见了那长在墙外的两棵枣树，不禁默诵着鲁迅先生的散文诗《秋夜》：“最直最长的几枝，却已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使天空闪闪地鬼眈眼；直刺着天空中圆满的月亮，使月亮窘得发白。”

这挺拔的枣树枝干不正是鲁迅精神的传神写照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强烈的敬仰之情，顿时充溢在诗人臧克家的胸中。他想起，解放前自己曾经三次参加鲁迅逝世纪念会，可是每一次都被特务搅散了会场；他也联想到那些反动军阀、地主恶霸给自己树碑立传、歌功颂德的种种丑态……于是，四句小诗不由得脱口而出：

有的人活着
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
他还活着。

这些充满了身世体验的诗句，反映了诗人的社会主义人生观，表现了他对于人生价值的深刻思索。继续写下去，就完成了《有的人》这首诗。这首诗依然带有政治讽刺诗的某些抒情色调，可是又能与当代颂诗的艺术格调相结合，并且初步显示了臧克家作为当代诗人的自然清新的抒情风格。对于他，《有的人》是一座通向当代诗风的桥梁——恰恰是在今昔交会的抒情基点上，诗人发现了

继续前进的创作道路。

在进行艺术构思时抚今追昔,意味着诗人要调动全部的生活积累来展开联想,并且通过今昔对比,来肯定社会主义的社会理想。例如,《照片上的婴儿》是一首小诗,这首诗的构思酝酿却包容了臧克家三年多的感情体验,而且展开联想的基石,更来自于诗人自己长达几十年的生活经验。那张婴儿照片是1953年诗人从《大公报》上剪下来的。孩子的爸爸是一位希腊共产党员,已经被反动政府杀害了;小女孩不过两三岁,却和妈妈在一起坐牢……“阴森的牢房代替了托儿所,镣铐声伴奏着妈妈的儿歌”,这是多么撼人心弦的艺术画面!诗人感到,小女孩天真的笑容“像一条鞭子,抽打着世界上的正义和良心”!他把这张照片摆在自己案头的台历上,和小女孩相对生活了三年多,并且由此联想起许许多多的往事。他想起旧中国那些和父母一同坐牢的烈士子女,想起那些当年重庆难童收容所里垂死挣扎的孩子们,还有沦落在旧上海街头的那些面黄肌瘦的小乞儿以及惨死在隆冬风雪里的八百童尸!同时,臧克家也想到了在新中国托儿所里,千千万万的幸福儿童……无数个充满了苦与乐、泪与笑、灾难与幸福的影像,重重叠叠地交错在一起,诱发着诗人非常强烈的感情体验。在1957年换日历时,这张照片失落了。诗人心中内疚不已,过去联想中的种种思绪一齐涌向心头,凝聚成一首激愤而又深沉的诗歌作品。诗歌中所写,是远在万里之外的希腊铁窗生涯;那深厚的感情,却发于一颗饱经忧患的中国诗人的心灵。

社会主义祖国的崭新面貌更加激发起诗人创作的意兴。面对万紫千红的满园春色,臧克家像他在《凯旋·序句》里所说的那样,“心头像有只宛啭的春莺,按捺不住要歌唱的愿望”。新的生活唤起新的感受,诗人的心境变得舒展开朗,诗歌的抒情境界也就趋向于自然清新。于是,那宛如春莺巧啭的淙淙琴声便代替了悲壮慷慨的铮铮剑鸣,构成了全新的诗歌艺术主调。惟其如此,诗人的巨

大幸福感的自然流露,才造就了像组诗《海滨杂诗》和《凯旋》一样的明丽诗章。

1956年夏天,臧克家故地重游,再来青岛。时隔二十年,诗人今昔对比,感慨良深:不见了昔日被称为“季候的恶鸟”的美国水兵,到处是人民海军的威武身影;不见了昔日那些“在清冷的一弦星光上,拨出一串寂寞的歌”^①的渔翁,只看见欢快的孩子们跑着跳着去迎接归来的渔舟,“满仓银鳞”映照父亲满面的笑容;不见了昔时深巷中无人照料,“冷风吹着白须飘摇”^②的孤老头儿,只看见海边探望孩子的幸福老农……

一切都变了!大海洋溢着人民的笑,回荡着渔家的歌,也映照青年人的爱……触景生情,到处都是诗意啊。它们唤醒了诗人的灵感,促使他写下了《海滨杂诗》:

海水蓝,天色蓝,
一片蓝色分不开边,
它作了一个少先队员的背景,
她的红领巾红得比虹还鲜艳!

这是组诗中的一首,名叫《一瞥》。这样一首即兴抒情的小诗,为青岛留下了一座背景辽远的青春塑像。1956年的祖国,正是充满了朝气,前程万里,青春似火……句短情长,使《海滨杂诗》带有非常浓烈的青春气息。

1961年发表的组诗《凯旋》,则是诗人1959年住院生活的记录。叫“凯旋”,是为了纪念与病魔斗争的胜利。这个胜利,当然不仅仅是一人之功。与病魔相对峙的艰辛,病友的互相关怀,医务人员细心体贴,亲人的往返探视……组成了17首短诗的情思内容,谱出了一首坚韧顽强的生命之歌,构成了一支回肠荡气的友情

① 臧克家:《渔翁》,载《臧克家文集》第一卷,山东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63页。

② 臧克家:《老头儿》,载《臧克家文集》第一卷,山东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36页。